

那个美好的年代，我在清华

○ 翁云江（1984级计算机）

1984年的天是那么湛蓝，吸口空气都令人陶醉。那年的高考也常常被提起，据说数学是史上最难，对我来说闹心的却是语文，一个有关人类进步的大题真把我给弄晕了，恍惚迷茫之中，仿佛以为是在考政治呢，折腾的结果便是没什么时间写作文了。不过，该来的会来，该去的也会去。不去清华，去哪儿呢？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无体育，不清华。体育？不就是玩儿吗！大一开学后我进了清华男子跨栏队。教练是杜老师，队长是零字班的傅小艺，老队员有李宏远、肖鹏、姜峰、王非等，后来还有1985级的苏会超和1986级的夏阳，队里的气氛和谐，挺开心的。

四字班还有一位来自自动化系的严晓青。晓青性格随和，但几个星期后就不练了，说是太耽误时间。确实是这样！每天训练到6点，吃饭洗澡后到教室已经没有座位了。虽然校队在三教有间专门的自习室，但我还是喜欢去阶梯教室，那里人气旺，效率高。很多次，我在训练前放在教室占座的书包，都被某些抢我位子的同学扔到了讲台上，虽然记得位子在哪里，但也不好发作，只能悻悻地走开再寻他处了。回想起来，还是要感谢这些同学，毕竟是放在讲台上，没有扔进垃圾桶里。毕业后的30年里，每每午夜梦回的时候，我

还时不时地回到这个场景，拎个书包在当年的教学楼里寻找座位。

除了110米高栏，男跨队员还要训练400米中栏。有人说400米栏是个杀人的项目，一点也不假。400米本身就考验速度和耐力，中间再放十个栏架让人跨过去，还要保持节奏，栏间步数……想起来头都大。那会儿每跑完一次400米栏，我的心都狂跳不止，每分钟至少200次以上。

那时校园里有两个地方会听到鼓点，其中之一就是校运会。当踩着鼓点从栏上呼啸而过时，真有一股哪吒闹海舍我其谁的感觉，那鼓点仿佛就是风火轮。大二那次校运会，枪响之后鼓声大作呐喊一片，大家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前二百米一晃而过，关键在第二个弯道。第七个栏后，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哦耶，我的风火轮呢？这时赛场不知为什么变得寂静一



1988年校运会，左3为作者翁云江

片，来不及多想，只要跨过第八个栏就是直道了。不能怪鼓点的消失，那本就是额外的红利。也许是前面冲得太猛了，也许是疲劳了，跑到栏前发现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想调整步子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用力后蹬希望攻栏成功。前脚把栏踏倒，落地的一刹那踩在栏板上了……一句话，我坐在地上了。观众席上一阵惊呼……就在这个时候，天边又传来“咚咚，咚咚”的声响，我的风火轮！像被烫到屁股一样，也不记得以什么姿势爬起来，我又在观众们震耳欲聋的加油声中向前跑去。这一摔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后面两个栏不是跨而是蹦过去的，谢天谢地没有再摔倒。无论用时多久，无论如何磕绊，不管怎样，我还是跑到了终点！

人间烟火

9号楼215是我们的宿舍。吴军是清华子弟常回家住，刘怀宇和我是北京考生，刘仁宇来自贵州比大家小两岁，杨继春、衣丰超和唐运丰分别来自江苏、山东和辽宁。大一开学后武侠热兴起，小刘常去海淀租书，一天一本横扫金庸古龙梁羽生。我也应景找了张暗红色的包装纸，在上面画了个中国地图并照着小说封面上的样子，写上了“倚天屠龙”几个毛笔字，作为窗花贴在门上，之后它陪伴了我们五年。

当年晚自习结束后去地下食堂买水饺是顶级的享受，此外，就是用“热得快”来煮方便面了。宿舍晚上强制断电，早上自动通电，这主要是学校为了保障同学们的睡眠而采取的熄灯措施，当然两面墙上的电源插座也会受到影响。

一天凌晨我正在半梦未醒之间，感觉

眼前似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晃动，随后隐约传来的噼啪声使得睡意渐退，最后，一丝焦糊的烟味儿让我警醒。睁眼一看，只见对面下铺老衣的床尾着火了，而老衣和同学们还睡得香呢！我赶紧喊醒老衣。受到惊吓的老衣“嗖”地跳了起来，光脚踩在地上，拿起枕头使劲拍打……善哉，善哉，火灭了。后来得知是前一晚断电后，老唐在黑暗中吃完面，忘记把“热得快”从插座上拔下来，却随手放在老衣床旁的书架上，早上自动通电后，慢慢引着了老衣的被子。唉，这也是命啊，谁叫老衣是烟台来的呢！

八达岭长城

不到长城非好汉，作为北京人，陪伴外地来京的亲戚朋友成为好汉已经是一种习惯，但与同学们爬长城却是最热闹的习惯。清华东面的五道口火车站直通八达岭长城。蜿蜒而上的长城在不同时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显示庄严肃穆；春季万物复苏黄绿交杂露出娇妩媚；夏日生机勃勃无垠绿色表达富丽深沉；秋时黄栌成熟红叶片片展现热情奔放。

晚秋的一天，班里组织登长城。站在敌楼四面眺望，绵绵群山一望无垠。山顶空气清新凉爽，深深吸入沁人心脾。这里是明长城，很难想象六七百年前的近代君主们，竟然不思进取而沿用两三千年前的古代土法来筑墙御敌。长城挡不住漠北铁蹄的蹂躏，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之相应的禁海政策无法避免坚船利舰的攻击，却终止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万里长城，从建筑的角度使人惊叹，但从历史的视点却令人遗憾。

在山顶坡地上休息了一中午后，大家又从原路返回。登长城实际上就是爬楼梯。楼梯在城墙上，按照地势建得有长有短有缓有急。在一个长坡上有一段连续好几十级的台阶，从上向下望去，顿感长城之险峻。往下走时，李跃兵正好在旁边，不知和她聊了些什么，她突然说要和我比赛跑台阶，看谁先下去。我仔细看了她一眼，这位云南妹子歌唱得极美，但这是一项运动，她总不会像百灵鸟一样轻松地飞下去吧。跑起来之后，我发现她的挑战是有道理的，她气息平稳，节奏感强，频率相当快。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告诉我们下山求稳不求快。两边的台阶在余光中快速消失，真有点要飞起来的感觉。

羽毛球对对碰

刚入学那会儿班里打羽毛球的人很多，经常捉对厮杀。恩学海拉吊劈扣有板有眼，像是在体校训练过的一样，在班里是超一流选手；吴军对羽毛球有特别的喜好，技术相当出色，但对阵老恩会小负，故为准超；接下来是我和李竹，然后就是



1987年于水木清华。左起，前排：赵维斌、潘伟；后排：黄越、刘怀宇、翁云江、衣丰超

小刘和广天等。既然212和我们215都可以组队，大家就相约一战，地点选在工字厅前，时间是来年春暖花开之季。

“巅峰对决”转眼就到。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吴军一上来就为比赛定了基调，出人意料地整场对老恩都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他面色冷峻地完成每一个动作，等待期望中的结果。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便是佛之因果。短短几个月，吴军成为超一流之首。

羽毛球是我班在球类项目中的最强项，系里或学校没有组织过以班级为单位的羽毛球团体赛恐怕是我班的一大遗憾了。

清华冬泳

开学后，我决定开始冬泳以免来年再次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不过，真正的冬泳是在下一年实现的，那已经是大四了。

1987年的秋天，依然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那纯净的空气，湛蓝的天空是二十年后的奢侈品。小刘未能坚持，和我一起冬泳的是李立新，另外潘伟也有游。

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入冬以后蒙古冷空气隔三岔五地就会来一趟，在寒风中坚持冬泳真是需要相当的毅力，其实每天中午蹬车去泳池前我都会犹豫再三。一般出发前就换好了泳裤，到后直奔泳池旁的一个小水房，脱了衣服就用冷水擦身冲洗。等到身体被擦得红通通的，仿佛被一股暖气环绕着的时候，就下到水里，不停地游起来。冬泳时，我的头是不放进冰水里的，否则会有炸裂般的疼痛。头在水面上还好，身体在水下就冷得让人窒息，但最痛苦的是一半水上一半水下的脖子，有

□ 值年园地

着被刀割一般的感觉。天越来越冷，到后来我只能游两百米，上岸之后就无论如何无法说服自己再下水了。

挺过冬至入了九，真是在一天天地熬日子。不知道李立新是怎么想的，我一方面是想撑到三九，让自己有个虚荣的纪录，另一方面又盼着一个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不再受罪。新年后，机会终于来了，一股西伯利亚的超级寒流顺路拜访了清华，狂暴的西北风让天空黯淡下来，这时如果有人没事儿还想出门溜达一圈，那一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当我在宿舍里拿出泳裤的时候，小刘在旁边冒了一句“今天还去?!”这真是让人如释重负。我的冬泳之旅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夏之江南

1988年暑假，我们12位同学随张培楠老师来到宁波波线厂进行毕业实习。在顺利开发出两个工厂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之后，同学们开始了一连串的参观旅行。

溪口的蒋母墓等蒋家故址告诉我们用平常心看待历史。在烈日下爬雪窦山并乘拖拉机惊险下山，又让同学们体验了一把



1988年于宁波溪口，左起：刘仁宇、吴军、乐焕白、翁云江

模拟过山车的感觉。之后，与小刘、老乐和吴军一起在小瀑布下冲凉，洗尽一日之铅华。遗憾的是这一暴一凉之间让我隔日感冒发烧，错过了接下来的普陀踏浪，还害得陈志斌留下来陪我。谢啦，老陈！

北仑港之行使同学们通过参观这个正欲蓬勃发展的港口了解到了国家的工贸潜能。

之后，我和小刘在周末去了绍兴。“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亲自体验一下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品尝一下黄酒茴香豆，再目睹茴香豆之四种写法，便不枉此行了。绍兴不大，但鲁迅故居、秋瑾故居、周恩来祖居几处逛下来，竟也未能与另几组的余德玉、李立新、衣丰超、吴军和乐焕白打上照面。

从宁波返程，同学们的集体旅游也进入了高潮。张蕊、崔昕宇、赵维斌等人补去绍兴，我们则直达杭州先行游玩，然后再去张蕊帮忙联系的浙江体育馆与绍兴支队汇合。在那之前我去过杭州很多次了，西子湖畔，风景如画，如果说杭州是人间天堂也不为过。但那几天却是在特大台风肆虐之后，西湖边上的大树大都被连根拔起，一片狼藉满目凄凉。

几日杭州游罢，同学们又分头行动。我和老赵、吴军前往上海，随后又去了苏州、无锡、南京、扬州，后便相约清华各奔西东了。

虽然从小就随父母在东北干校的林海雪原、江南老家的小桥流水与首都北京的喧哗闹市之间往来穿梭，但这次实习却是首次无拘无束地和同龄人长时间地自由行走，能有这样难得的体验确实从心里感谢学校的安排。

舞的旋律

如果问：重上一遍大学会有何不同，首选就是以最快速度学会跳舞。班里李竹和史青跳得最好，他们是比赛级的选手。大五一开学，他俩就在班里开课帮助同学们扫盲。女生应该都会了，男生有不少是像我这样的，老师说跟着点走，我问“点是谁？”之后又报了两个校内的班，终于算是学会了。

周末的舞会就在各个食堂里，李竹、黄越他们几人至少举办过一次。清华的舞会必定是男多女少，但当时很好的一点就是女生都非常大方，只要去请，很少有被拒绝的。男生所要做的就是以最快速度选好目标走到跟前，舞曲一响就出手邀请。如果把握好节奏，脸皮再厚点，男生整场舞会也不会闲着。

当时地下食堂舞会校外来的同学比较多，其他食堂的还是以本校同学为主。记得有一次在八食堂舞会，一上来就邀请到一位五字班姓黎的女生，真是身轻如燕，跟得特别好，后来整场没停，和她一直在食堂里转圈了，那应该是跳得最痛快的一场。

清华的舞会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毕业后还时不时回来找同学一起去。后来李竹说研究生开了个教国标舞的课，晚上授课不点名，只要自带舞伴就能去学。于是请还在上学的刘宓帮我介绍了一位名林的学妹一起去学了一学期，除了华尔兹、探戈、快步舞等摩登舞外，还学会了伦巴、恰恰、桑巴等拉丁舞。

再见，清华！

一眨眼，五年就过去了。在十食堂正式的告别聚餐上，同学们推杯换盏庆祝毕

业；但在宿舍自发的告别仪式上，大家又猛灌啤酒惆怅万分，离别之情难免催人泪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火车站送别各个尽显沧桑，可知路在何方？

再一眨眼，三十年又过去了……

处在历史的节点，人生的轨迹仿佛是在钟摆的摇曳中划过，它的长度远远大过时间轴上的那段平滑直线。你说：够累。但，这几倍的人生，能否换用另一个词：够本儿……

这些年回北京，只要有时间就会找老同学聚聚。李竹每次都是做东。一次他问，喝什么饮料？我俩对视一下，竟不约而同地说“白开水”。

80年代的大学生活，平淡、朴素，平淡中蕴藏着韵味，朴素里包含着真情。像白开水，没加料，但，不腻，持久……

七绝两首

○罗琳（1984级建筑）

苦辛

知命之年忆苦辛，
惊魂惶惑念青春。
世中颇有不平事，
厚德真知尽守贫。

兼通

同学五年知己亲，
三十年后尽文纶。
兼通文理真奇士，
诗中良田尚缙绅。